

6月4日上午10时许,我在随上海部分散文作家赴浙江桐庐、富阳采风的大巴上,集团老干部办公室龚打来电话说,老任(荣魁)昨天下午被送进医院,情况不大好,院方已发出病危通知,我大惊失色,马上说这怎么可能呢?下午3时57分,顷接现任总编辑陈启伟的来电,他沉痛地告知老任刚刚走了。

这噩耗犹如晴天霹雳,我脑子里顿时一片茫然。一位身材结实、心胸豁达、思路清晰、嗓音洪亮的长者,怎么就这样说走就走了呢?我深为自己身在异地,不能插翅飞往华山医院为老任送别而抱憾,而揪心!

老任的突然辞世,不禁勾起我对种种往事的回忆。老任虽然只长我8岁,但在我的心目中,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老革命、老领导,是值得我学习的老长辈。在他十五六岁作为“红小鬼”投身革命的时候,我还是一个小学生;当他出任《西藏日报》副总编辑的时候,我大学还没有毕业;当他作为《新民晚报》复刊筹备小组负责人,为解决人、财、物日夜操劳的时候,我正在大学里教书。然而,从1989年起我开始主持晚报工作的10年间,这位南征北战、久经考验的革命前辈,这位为晚报复刊作出重大贡献的有功之臣,主要由于年龄等方面的原因,却做我的副手。老任个性鲜明,操有浓重的山东口音,说话条理清晰,简明扼要,很有说服力;工作经验丰富,不仅点子多,办法也多,效率很高;待人坦诚、随和,没有任何架子,是报社上下公认的“老法师”。难能可贵的是,老任

在当副手的几年里,无论是担任副总编辑期间每天审看版面大样,还是担任秘书长期间主管技术改造和报纸发行,他始终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,而且都干得十分出色。回想当年,《新民晚报》的出版流程之所以会在全中国较早告别“铅与火”,进入“光和电”

老任,你怎么就这样走了

丁法章

的时代,发行量之所以会逐年攀升,直到日发186万份,无不凝结着老任的心血和汗水。即使在退居二线之后,老任还几次独自对我说:“我身体还可以,有什么用得着我的,你尽管说,不要客气!”

离休以后,老任很快转换角色,迎来了人生道路的第二春。1998年3月,根据晚报离退休老同志的推举,并征得报社党委的同意,他愉快地出任上海老晚报人广告公司的董事长。在主持工作的6年间,他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,总结了近10位懂经济、会经营的退下来的老同志,在报社的大力支持下,从无到有,从零起步,硬是把一个初创广告公司的业务搞得红红火火。根据对当时人才市场的深入调查,经过和报社经济部同仁的反复论证,他果断决定推出《求职》的广告专版,这在上海尚属首创。此专版一经推出,广告客户纷至沓来,承包单位应接不暇,一度使公司的年创收额高达4000多万元,盈利400余万元,不仅使广大离退休股东受益,也对报社和集团作出了贡献。在我继任董事长的6年间,包括由董之一、恽雨铭负责的近两届董事会,老任作为顾问,可以说将“传帮带”做到了极致。

老任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大家庭。他经常充满自豪地说,我现在住的公寓是子女买的,穿的衣服是女儿包的。他喜欢喝酒,每天晚上总要喝上两杯,有时子女们陪他同饮,但更多的时候是自得其乐,日子过得十分滋润。老任在家里有绝对的权威,说一不二,一言九鼎,这并非出于他的威严,而缘自他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关爱。近

两年,我发现他的讲话和笑脸明显少了,有一次我探听原委时,他心情沉重地说:“老李(梓)的身体现状称得上每况愈下,已不能下地行走,有时连家人也认不清楚……以前我亏欠她的太多了,现在我得多多陪护她。”无怪乎一个时期以来,不管是到单位或是到外面开会,他最多不超过半天,就急急忙忙往家赶。今年一月,在李梓辞世后不久的一天上午,我登门看望,老任显然还没有完全从悲伤中缓过神来,他边咳嗽边叙说着老伴发病的前前后后,其悲戚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。只是在说到子女们已经物色到一块理想的墓地,在那儿埋葬着不少电影界的巨星,这样老伴就可以和同行们相聚时,他才露出了笑靥。他还说,老伴走后,子女们为了不使他寂寞,都日夜轮番来陪伴他。说话间,正在一旁帮做家务的二媳妇插话道,我们子女每天都排好班的,尽量让爸爸身边不脱亲人。常言道:好人必有好报。在

医院参与送别的同仁说:“老任走得很平静、很安详,尽孝的子女们都赶到病榻旁送行。”老任呵,凭你的爽朗性格和硬朗身骨,我们都曾衷心祝愿过你可以做世纪老人,你也总是笑着点头默认的,怎么现在就这样匆匆离我们而去呢?我们实在不忍相信这是真的。如今,我们只有虔诚地为你祈祷,祝你一路走好,祝你和李梓在天国里生活愉快!

说起奥克兰也许不少中国人都不甚熟悉,实际上它是一个既漂亮干净而又安谧的新西兰最大的城市。人口有120万,首都惠灵顿则仅有30万人,整个新西兰也不过500万人口。这里的天空除了阴天都是蓝天和白云,这里的朋友还加上一句:“晚上也是蓝天白云呢!”我以为是句玩笑话,当晚到院中散步,抬头仰望:啊,果然夜空高旷,黛中透静,依稀飘浮着大朵白云,亮晶晶的繁星闪烁着,这对北京人来说是一种久违的奢望了。

第二天,在我的鼓动下我们迫不及待地乘两辆轿车开往新西兰著名的、也是大洋洲数一数二的淡水湖——陶波湖(面积为680平方公里)。司机小柯说新西兰北岛还有一个近一千平方公里的第一大湖呢!拥有1亿多人口的日本,面积为37万平方公里,只比新西兰大10万平方公里,而新西兰则拥有两个这么大的而且都是优质二级水质以上的淡水湖,也足以让这个国家自豪和让许多国家羡慕了。

高速公路两旁青山上悠然的蓝天白云下,我们几乎看不到人,倒是漫山遍野绿茵茵的草地上到处可见黑的、黄白相间的牛羊都在低着头不慌不忙地啃着青草,真是一个牛羊比人多数的国家。它出产得天独厚的婴儿优质奶粉、奶制品目前是中国婴儿父母的首选。

经过2个多小时“急行军”,两辆车终于到达这个只有三万多人的陶波

市,我们下榻的宾馆就在陶波湖畔。确切地说开门就是满眼的青山绿水和游船,真是“门泊东吴万里船”了。只见一群群野鸭正在我们居住的岸上不知疲劳地觅食,欢乐地扑打着双翅。

那灰白相间的海鸥擦着湖面低翔或互相追逐嬉啄着。地球的引力使潮汐让这陶波湖水涌起不小波澜,涌浪不停地扑打着千年不变的牢固湖岸,这真给人以海洋的感觉呢——中南海、北海不都是小湖泊的雅称吗?

我们专门租了一艘游艇。这里人工昂贵,船上只有一个既当船长又当舵手,还兼服务员的50多岁的高大的新西兰人。我们登船的6位中国游客每人填写了表格,才有了钓鱼的资格,才被允许出湖垂钓。

陶波湖面绿如蓝,湖阔水深,老船长比划着话说,可以直接饮用此湖水,整个新西兰自来水都可以直接饮用,它的指标都比矿泉水标准要高。为我们准备的6副黑色钓竿高高支起,都是日本西玛牌,但钓线和抛竿机都是本国货。宽阔的湖水最深处可达150米,我们垂钓处也都在40至50米,为了保证不污染水质,不许游客自带任何渔具、鱼饵,而且钓竿支起处就刻有你的上鱼的尺寸,大约是30厘米以下的鱼统统放回湖里,而且你钓上的鱼(主要是名贵的红鳟和黄鳟)严禁上市,只允许你和你的朋友自己享用而已,一旦发现游客买

漆马桶,在我老泰山一家人的手里拎上拎下,洗刷刷之后团身掩在一圈挂帘遮挡的壁角,沿用了起码四代人不止。

72家房客式的挤轧一定不符合设计师的创作原旨,石库门初登上海滩的摩登遭到人口暴涨和两极分化的无情肢解。那种由踵及顶、从天井客堂到晒台三层阁,统统可以被黑漆漆铜环大门一门关死的独享奢华没落久矣。等到亭子间终于成了“白相人嫂嫂”和左翼作家的专利,石库门已然门户洞开,不得不为深陷在螺蛳壳里的大上海有所担当,跟当下高层公寓变身群租走的几乎是同一路径。

石库门这样的历史建筑,

我们专门租了一艘游艇。这里人工昂贵,船上只有一个既当船长又当舵手,还兼服务员的50多岁的高大的新西兰人。我们登船的6位中国游客每人填写了表格,才有了钓鱼的资格,才被允许出湖垂钓。

陶波湖面绿如蓝,湖阔水深,老船长比划着话说,可以直接饮用此湖水,整个新西兰自来水都可以直接饮用,它的指标都比矿泉水标准要高。为我们准备的6副黑色钓竿高高支起,都是日本西玛牌,但钓线和抛竿机都是本国货。宽阔的湖水最深处可达150米,我们垂钓处也都在40至50米,为了保证不污染水质,不许游客自带任何渔具、鱼饵,而且钓竿支起处就刻有你的上鱼的尺寸,大约是30厘米以下的鱼统统放回湖里,而且你钓上的鱼(主要是名贵的红鳟和黄鳟)严禁上市,只允许你和你的朋友自己享用而已,一旦发现游客买

漆马桶,在我老泰山一家人的手里拎上拎下,洗刷刷之后团身掩在一圈挂帘遮挡的壁角,沿用了起码四代人不止。

72家房客式的挤轧一定不符合设计师的创作原旨,石库门初登上海滩的摩登遭到人口暴涨和两极分化的无情肢解。那种由踵及顶、从天井客堂到晒台三层阁,统统可以被黑漆漆铜环大门一门关死的独享奢华没落久矣。等到亭子间终于成了“白相人嫂嫂”和左翼作家的专利,石库门已然门户洞开,不得不为深陷在螺蛳壳里的大上海有所担当,跟当下高层公寓变身群租走的几乎是同一路径。

石库门这样的历史建筑,

石库门这样的历史建筑,



现在真是美国的世纪,欧洲各处都是星巴克,居然在伊斯坦布尔也是有的。四处都能看到人们就着一只白色的厚纸杯,边走边喝一口热咖啡。这个世纪的咖啡,终于被美国的快餐咖啡引导着离开咖啡馆,重归也门时代的饮料,但失去了它在也门的神秘,同时也失去了它的文化。

我不喜欢边走边喝咖啡,这对咖啡的香来说太匆忙了,不能好好闻,浪费了鼻子。我也不喜欢喝防漏纸杯里的咖啡,因为里面有股融化了的化学胶水味道,浪费了舌头。我当然也不喜欢握着一只纸杯健步如飞的美国形象,好像个跑街的,自己还蛮得意。

十六世纪的土耳其咖啡馆从两个叙利亚人手里开始,那时并不叫咖啡馆,而被人称为读书房,它提供两样东西:咖啡与书籍,人们去咖啡馆,为了读书和讨论学问,所以那个时代的咖啡,被奥斯曼人称为“思想家的牛奶”。咖啡馆是个郑重庄严的公共场所,神秘的咖啡豆在此过渡为咖啡馆里的灵魂。土耳其咖啡已活了五个世纪,如今大家都喝过过滤咖啡,欧洲在咖啡里放牛奶,亚洲在咖啡里放肉桂和茶末,但土耳其仍坚持喝连渣的咖啡,用小铜盅连渣煮开。

土耳其人不肯用牛奶弄脏咖啡,这在意大利被称为玛奇朵咖啡。——奥斯曼帝国如今已经分成了四十多个独立国家,而留下的土耳其仍努力做一个咖啡原貌主义者。

卖所获湖中鱼,就会被罚款和取消再入湖垂钓资格。这里一切都是“有法有天”。

我们的船被这个新西兰老舵手指引航行换了三个钓点了,也许受这里中秋天气影响,雪山上涌流下来的高原湖水又深又凉,六个钓竿钓线下钩上活灵活现小塑料拟饵被一个4.5公斤大铅球坠入了深水中(每只竿又分别有一个活扣,鱼中“的”后分别扬竿,它可灵活弹出毫不影响钓手操作和其他钓竿上的利钩仍稳沉在湖底)。

当我们一行中有人介绍我是“中国政协副主席”和中国最大钓鱼杂志《中国钓鱼》的名誉主编时,老头满是皱纹的黑红的大脸露出惊讶的神色笑着说:“OK!您是我见过的中国人最大的‘官’——好,跟我来!”我们忙和他一起收起所有的钓竿,船又徐徐驶向他最有渔源和把握的钓点。

到了新钓点重新抛竿布阵后,为了证实他的话,他特别把我们引进驾驶室,这里配备我在《中国钓鱼》杂志上看过的“美国布什总统钓鱼船上备有的先进的声呐和雷达测鱼设

让许多现代文化人一见倾心,却极少有谁原封不动地将此爱物留与自己。2012年岁末,露香园路成为被政府征收的大型旧改地块,所有蜗居和非蜗居的住户都得到了了一份不菲的补偿,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漫长等待。等待中,对老城厢的眷恋和美好未来的期盼,培育起了他们对石库门不离不弃的脉脉温情。当老人相继老去、新人纷纷远去之际,据说,开明里仍将作为风物留存,为已经或正在走出石库门的一代代上海人,执守一份不可移动的根性记忆。

当时的婚宴在家中办,厢房里摆上圆台面,明清看本栏。

石库门风情

晨跑

曹乾石

是一个个奋斗不息的肖像,是一个个勇敢拼搏的英姿。每当晨曦吐露的清晨,那整洁明净的林荫道上,总有一个个身着各色运动服的晨练者,昂首挺胸,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奔跑。透过桔红色的朝霞远远望去,宛如一团团轻盈、敏捷的朝霞,在贴着地面飞翔、飞翔。

他们起步的时候,树梢上还挂着几颗闪闪发亮的残星;他们起步的时候,最爱在早晨喳喳吵闹的鸟儿还在梦里。听见他们的脚步,黑夜就悄悄隐退;听见他们的脚步,衰老就慌忙躲藏。于是,我的心儿也跟着他们的脚步跳跃了。跟着他们去拼搏,去冲击,去迎接那轮就要升起



母与子

蒋云仲

第一次领教石库门是30多年前的事。说是领教一点都不过分,不仅因为石库门从小就不在我的生活圈,感觉特别好奇;还因为那年我是以“毛脚”(准女婿)的身份初次登门拜见老泰山,举止格外恭谨。两个首次恰巧重合,两种新鲜感彼此叠加,记忆中的烙印便不免深刻了几分。

说实话,石库门给我的第一印象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美好。南市露香园路开明里,非常响亮的地名,老城厢最典型的旧式里弄之一,石库门住宅联排成片,粹聚起上海滩最本真的市井原味。老岳丈的家,就悬

开明里石库门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是它的楼梯,纯粹木屋顶下二楼朝南的某个厢房中。开明里弄堂狭窄,撑足了也

斜毛估估不足40度,攀爬其间感觉眼前的阶梯都快贴到额角头了,手脚大可并用。光天化日之下,楼道里墨赤乌黑,伸手不见五指。开明里不开明。两道弯拐下来,仍不见有丝毫透亮。

印象开明里

姜龙飞

初次登门如果不是丈母娘特地为我点灯照明,只怕断无可能走通我从“毛脚”到“东床”的咫尺间距。至于抽水马桶浴缸,呵呵,那就想都勿要想了吧。我后来特别惧怕陪老婆大人回娘家,说得出口的原因是忙,没空,说不出口的原因却是忌惮无处解手。那只古董样式的红

漆马桶,在我老泰山一家人的手里拎上拎下,洗刷刷之后团身掩在一圈挂帘遮挡的壁角,沿用了起码四代人不止。

72家房客式的挤轧一定不符合设计师的创作原旨,石库门初登上海滩的摩登遭到人口暴涨和两极分化的无情肢解。那种由踵及顶、从天井客堂到晒台三层阁,统统可以被黑漆漆铜环大门一门关死的独享奢华没落久矣。等到亭子间终于成了“白相人嫂嫂”和左翼作家的专利,石库门已然门户洞开,不得不为深陷在螺蛳壳里的大上海有所担当,跟当下高层公寓变身群租走的几乎是同一路径。

石库门这样的历史建筑,